

# 經濟類編

天 七十五之七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〇	〇	〇	〇
三	三	三	三
六	六	六	六
一	一	一	一
九	九	九	九
一	一	一	一
四	四	四	四
二	二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三〇三六	冊	類
書	三〇三六	冊	類
函	二〇二〇	架	類
架	二〇二〇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34 )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七十五

淺草文庫

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

天文七則

墨子天志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



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



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禴黍其牛羊犬彘  
絜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  
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  
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  
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  
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  
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  
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  
派夷之國皆物黍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  
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

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  
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于越四境之內故  
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  
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  
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訛  
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  
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  
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  
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  
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



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  
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  
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  
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  
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  
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  
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  
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  
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  
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

言謂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善者則不可不  
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善也反天之意者別也  
無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  
曰大不小攻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  
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  
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  
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  
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  
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  
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



詐則欺愚也貴則教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  
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  
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  
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不  
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  
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  
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  
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  
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  
也今知氏大國

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  
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  
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  
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  
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  
以爲春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  
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  
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  
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  
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



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  
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  
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  
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  
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  
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  
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  
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  
垣垣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  
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

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  
人者踰人之墻垣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  
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牛馬桃  
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畢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  
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  
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  
王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與  
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  
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



白其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其謂其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其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其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母大聲以色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司馬遷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



萃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楛矛盾動控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

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日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



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  
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  
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  
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  
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  
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  
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  
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  
與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  
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

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  
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  
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  
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  
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  
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積積昂曰髦  
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  
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昂畢間  
為天街其陰陰國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



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  
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為虎首主葆旅其事其南有四  
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  
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  
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  
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  
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比宮文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  
一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墨或曰銀旁有一大星為  
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

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  
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  
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  
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  
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  
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  
鼓大星上將在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  
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  
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  
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



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  
 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  
 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  
 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  
 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  
 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  
 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  
 以晨入于西方用昏畢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  
 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日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  
 張各日降人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寅以

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口青章青青其章其失次  
 有應見軫日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  
 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口躡踵熊赤色  
 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  
 五月與胃昂畢晨出口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  
 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紫觜參晨出口長列昭  
 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涪灘歲歲陰在申  
 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口大音昭昭白其  
 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



與柳七星張晨出日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孰穀  
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闕  
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  
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  
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  
然星若躍而陰出日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  
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  
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  
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  
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懸

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  
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  
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  
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  
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  
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  
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  
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  
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日其野有逐相與



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  
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  
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  
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  
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  
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  
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  
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  
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  
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

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  
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  
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  
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  
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  
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  
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惑廟也謹候此而曆斗之  
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  
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  
巳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



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  
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各曰地侯  
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  
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  
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  
乃爲之動搖靡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  
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  
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  
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丰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  
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水爲

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  
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鑠爲喪  
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  
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  
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  
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  
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  
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  
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  
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于杓星同



舍爲合相凌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  
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  
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  
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  
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  
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  
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  
在甲寅鎮星在東璧故在營室 察日行以處位太  
白日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  
謂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

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  
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  
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  
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  
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  
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  
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  
各五爲八歲二百三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  
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  
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



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蠶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當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嚮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

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爽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



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  
園黃澤可爲好事其園大赤兵成不戰太白白比狼  
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  
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  
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  
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  
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  
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  
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  
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

于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  
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于陰太白伏也以  
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  
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  
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  
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  
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  
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  
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  
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䟽廟太白廟也



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  
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  
馬位謹候此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  
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  
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  
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  
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  
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  
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欲不  
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却國終不

出天下大饑其宮效而日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  
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東  
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于外而赤兵  
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  
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  
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  
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  
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  
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



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調擊卒兵大起其人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危過太白間可械劔小戰客勝危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危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危五色青園憂白園喪赤園中不平黑園

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鯨參益州東井輿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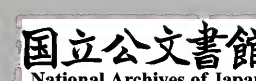
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  
蠻夷星也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  
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  
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  
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  
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  
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  
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  
虹屈短上下允有者下大流血日軍制勝近期三十  
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

蓋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  
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  
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  
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  
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  
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戰敗辰星  
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  
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  
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



經濟類編卷之七十五  
蝕常也日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  
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  
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  
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  
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  
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 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  
鼓動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  
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

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  
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  
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  
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  
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  
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  
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  
如雷非雷音在地而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  
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  
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





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  
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先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  
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  
象伏鱉 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  
羽然 長庚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星墜至  
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 天精而見景星景  
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于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二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二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  
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  
高後兌而卑者郟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  
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  
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一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  
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  
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



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  
 類杼軸雲搏兩端杓雲如繩者居前巨天其半半  
 天其蜚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  
 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關其直王  
 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  
 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  
 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  
 道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衣

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調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  
 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  
 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  
 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  
 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臬枯槁宮廟邸第人  
 民所次譎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  
 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  
 其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訛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臍



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  
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  
漢魏鮮集騰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  
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  
歲東北爲土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  
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少久勝亟疾勝徐  
日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然爲黍舖至下舖  
爲菽下舖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  
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  
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無雲有風日無雲有風

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  
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  
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  
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  
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  
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  
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  
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  
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  
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



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  
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  
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  
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  
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  
理之幽厯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  
惟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  
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也  
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也

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  
韋鄭則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  
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  
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  
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  
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  
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徵諸侯  
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  
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  
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



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  
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其石因時務  
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  
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  
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于烏衡燕齊之疆候在辰  
星占于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  
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  
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  
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  
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  
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没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  
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  
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宇外則理兵內則  
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  
蓄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  
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  
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  
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  
救鉅鹿在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



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  
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  
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  
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  
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莩  
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莩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  
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  
之者也天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  
歲則魏鮮故其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  
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

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  
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  
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  
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水火金木填  
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  
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  
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  
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  
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  
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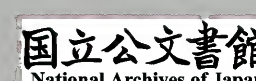
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  
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  
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  
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  
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  
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若星出天廷有奇令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瀉瀉故曰

大昭道始于虛霽虛霽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溟垠  
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  
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  
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  
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  
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  
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  
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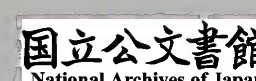
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  
 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  
 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  
 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  
 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  
 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  
 而麋鹿解火土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  
 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  
 月則洋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慧星出彗珥絲而商弦絕賁  
 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  
 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  
 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  
 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  
 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  
 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  
 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  
 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  
 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





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紫雋參東井南方曰  
 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  
 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  
 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  
 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  
 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  
 其日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  
 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  
 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

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  
 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  
 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  
 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  
 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鎮  
 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  
 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  
 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  
 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





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  
 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  
 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  
 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  
 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  
 旬而入晨之東方之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  
 和四時不出天下大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  
 日條風至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  
 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  
 至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闐闐風至闐  
 闐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  
 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  
 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  
 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闐闐風至則  
 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  
 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  
 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何謂六府子  
 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乙之庭  
 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





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太微者主朱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土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



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  
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  
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鷺鳥不搏黃口  
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  
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  
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  
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  
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  
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  
參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

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  
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  
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  
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  
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  
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宮加十五  
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  
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  
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  
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



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  
 鍾加五十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  
 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  
 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  
 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  
 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涼風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氣故曰秋分雷戒蟄蟲比鄰音比蕤賓加十五日  
 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

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  
 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  
 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  
 十一月日冬至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  
 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為小歲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太歲二月建卯  
 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  
 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  
 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





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為月而以十二月為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子午冬至加二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冬至子午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國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糴鬻施恩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



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  
 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鰕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  
 子干丙子震庚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電甲子干  
 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  
 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丙子干戊子大旱荒封  
 燠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  
 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  
 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墜戊子干  
 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  
 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

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  
 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  
 以熟穀禾雉鳩長鳴為帝候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  
 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  
 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  
 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騰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舖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

經義類編卷七十五  
三十一  
天文



厭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  
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  
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  
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  
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  
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  
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  
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  
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  
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  
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  
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  
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  
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  
黃鍾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  
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  
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  
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



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  
 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  
 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  
 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  
 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  
 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  
 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  
 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  
 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  
 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  
 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  
 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  
 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  
 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  
 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蕤定蕤  
 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  
 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  
 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  
 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  
 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



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  
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  
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  
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  
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  
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  
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  
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  
元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

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  
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  
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  
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  
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  
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歲星舍須女虛危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  
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  
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  
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



并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  
 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紫微參以四月與  
 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涖灘歲星  
 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  
 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  
 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闡茂歲  
 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  
 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  
 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敦歲星舍氐房  
 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  
 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紫  
 微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  
 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  
 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  
 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  
 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玄武在  
 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鈎陳而天地襲矣凡日甲  
 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  
 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  
 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



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鈞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  
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雋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虞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雋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



欲猛毅剛疆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  
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  
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己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  
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  
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  
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  
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

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  
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  
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  
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  
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  
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  
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  
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  
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  
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



手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  
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  
蚊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  
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  
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  
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  
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  
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斗有其歲司  
也

攝提格之歲歲旱水晚旱稻疾蠶不登菽麥昌民食

四升寅在甲曰闕蓬 單闕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  
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旱早晚水小  
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 大荒落之  
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  
強圉 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  
民食一升午在戊曰著雉 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  
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曆維 涇灘  
之歲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  
上章 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  
禾蠶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掩茂之歲歲小饑



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  
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  
民食三升 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  
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 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  
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  
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  
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  
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  
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

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  
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  
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  
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  
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  
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  
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  
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  
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  
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



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  
 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  
 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  
 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  
 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  
 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  
 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  
 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  
 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  
 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

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復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北魏太史奏熒惑在苑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  
 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  
 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  
 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  
 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  
 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  
 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  
 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



衆乃服浩之精妙

崔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恠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若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二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

宋神宗時日官皆市井庸賤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大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



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爲五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括爲  
右正言

沈括渾儀議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  
求其次舍經劑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  
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  
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  
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  
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  
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  
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

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  
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  
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  
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  
爲曆作爲曆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而皆莫能  
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  
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  
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  
法至落下闕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  
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



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在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星辰稠穢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文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所製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日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日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

經海類編卷之十一



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今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歛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六百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而不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云

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小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



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  
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謂  
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  
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  
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裁以爲法不  
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  
地也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  
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  
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  
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

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  
彼之數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  
之高不過丈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  
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  
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  
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  
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  
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  
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  
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



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



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  
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  
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  
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  
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傷迫狹  
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  
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  
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含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  
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  
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更爲簡便

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  
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  
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遊儀抵所含宿  
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  
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  
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  
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  
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  
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  
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



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  
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  
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  
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  
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  
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四變也黃  
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  
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  
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  
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絃正給  
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絃所伏今  
當從絃稍下使地際與絃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  
專以絃際爲法自當默與天合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二

時令三則

劉安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日尾中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  
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王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天毋麇毋卵毋聚眾置城郭掩骼薶醜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雪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之

月招桎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王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



槩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  
 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  
 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  
 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  
 為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挫指辰昏七三  
 中日牽牛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在  
 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祠始  
 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  
 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變其燧火東宮  
 之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右个舟牧覆舟伍覆五反言具于天子天子焉  
 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貫是月也生氣方盛陽  
 氣發泄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个可以內天子命有司  
 發困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甲出幣帛使諸侯聘名  
 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一水上騰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之路除道從國始至境  
 止田獵畢弋且采羅罔餒毒藥毋出九門乃禁野  
 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冠降于桑具撲曲筥筐  
 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蠶蠶事命五庫令百工  
 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



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牦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  
 儼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沉陰  
 淫雨早降兵革竝起三月官鄉甘六樹李孟夏之月招  
 拏指已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  
 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  
 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蝻鳴丘蟪出王瓜生苦菜秀天  
 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鷄服八風  
 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介以出夏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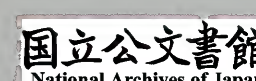
夏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  
 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  
 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墜  
 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  
 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  
 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  
 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  
 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  
 桃仲夏之月招拏指午昏亢中旦  
 危中其位南方其





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  
 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蟬生鷓始鳴反舌無  
 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赤旗食菽與鷄服  
 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衣赤采吹竽笙其  
 兵戟其畜鷄朝于明堂太廟合樂師修鞀鞀琴瑟管  
 簫調竽篪飾鐘磬執干戚文羽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  
 關市無索撻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  
 驂騰騰駒班馬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異  
 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  
 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  
 電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  
 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  
 殃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桎指未昏心  
 中日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巳盛德在土其蟲羸其  
 音宮律中林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  
 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蚘天  
 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其畜牛  
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龜令滂人入  
材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  
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  
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稭鬻厚席蓐以送萬物  
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以  
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  
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  
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墾季夏行春  
令則愆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  
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雉不  
擊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揜指  
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  
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  
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  
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  
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  
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



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  
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農始升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護障塞  
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  
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  
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  
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  
瘡疾七月官庖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  
斗日觜雫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甲  
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  
至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  
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  
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稔鬻飲食乃命宰  
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小  
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儼以御秋氣以犬麻先  
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修囷倉乃  
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



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  
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  
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  
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  
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  
昏虛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  
雀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  
雉不實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于  
子衣白衣黍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  
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  
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  
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  
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  
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  
室上下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爲  
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  
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  
僕及七驪咸駕戴牲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司徒



摺朴北嚮以贊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  
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  
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  
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  
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  
敗民多軌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  
裂行春令則煥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並興九月官  
候其樹槐孟冬之月招挫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  
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  
三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水始冰地  
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  
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蔬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  
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鍔其畜彘朝于玄堂  
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搜客  
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  
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以察吉凶於  
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  
警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壘修邊境完要塞絕蹊  
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厚薄營丘壠之小大高庠



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罷案  
度程堅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  
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畢饗  
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  
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  
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  
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控  
指子昏璧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  
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  
賢冰益壯地始冰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  
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饗於燧火  
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  
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  
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  
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  
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秣稻必齊  
麴蘖必時湛焙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  
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



經義類編卷之十一  
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  
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  
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  
也荔挺出芸始生丘蟪結廡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  
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築囹  
圜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  
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  
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  
月官都尉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挫指丑昏婁中日氏  
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呂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加  
雉雒雞呼卯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介  
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儻  
旁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  
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  
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  
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六  
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



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  
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祆祥四鄙入保行  
春令則胎天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  
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  
之次扶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  
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闔通窮室達障塞  
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  
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  
孫之外貫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  
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  
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  
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  
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  
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  
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  
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汎無私正靜  
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  
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



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臯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  
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  
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  
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  
羣水之野顛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  
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  
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登閉晏開以塞奸人  
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氣  
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六合孟春與孟夏  
爲合仲春與仲夏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  
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  
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  
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  
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  
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  
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  
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  
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  
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



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  
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  
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  
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  
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  
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  
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  
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  
可容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  
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  
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  
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  
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圯優  
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  
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  
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  
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  
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  
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



經義類編卷之十一  
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  
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  
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  
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  
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  
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  
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柳宗元時令二論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

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  
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

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  
以爲高利于人備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  
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  
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  
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眾仲春  
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  
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工無發大眾勸農勉人仲夏班  
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兵  
事不作孟秋納材葺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  
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



歛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塞修困倉謹  
蓋藏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  
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  
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  
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  
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  
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  
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  
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  
老白叢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  
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  
無事者去罷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  
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  
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  
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  
施于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  
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飈噓  
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  
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  
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



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  
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  
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  
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  
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  
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放  
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于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  
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  
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秘布露顯明則  
後之人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

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  
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于方冊興亡治亂之  
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  
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  
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  
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  
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  
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  
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其有嚚然而不顧者  
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



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于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心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牛希濟時論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

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于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皆亦不能克是不然也何者天之于

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于人也故懼物之不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

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曠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于人也焉有爲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爲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爲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爲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于人俾知者通其變而修其德以爲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  
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變達于其君若  
聞祥而逸福必爲禍見禍而懼禳益爲善時無必定  
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併之福烏雀爲滅亡  
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  
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爲也繫時君之教  
化若以忠孝恭儉爲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爲好皆  
可誅也居時之和爲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  
膺時之亂爲求治之具神功之力必可以怨或者曰  
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  
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于阪泉  
不周之役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于有  
德水旱之數豈過于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  
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  
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䟽鑿之功爲桑林之牲契  
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卽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  
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于聖德明矣至于長史  
爲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  
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  
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



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  
人事至近又易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  
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無時  
爲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  
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  
必矣

曆六則

司馬遷曆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  
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淖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  
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  
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  
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  
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衰而  
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  
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  
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



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沍至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曰夫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



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  
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  
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  
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  
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  
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  
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  
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  
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  
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

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  
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  
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  
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  
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  
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  
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  
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爲  
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  
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



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  
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班固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  
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  
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  
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  
元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  
始中王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  
人使張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

正義者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  
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  
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  
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  
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  
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  
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  
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



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美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繇止也

也物聚氣宇覆之也夫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紐卅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巨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其與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土宮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土宮聲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萃萌於土宮

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



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  
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  
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  
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  
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  
爲一萬物萌動鐘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  
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  
於十一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

物生長赫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  
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赫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  
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  
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  
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  
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犧氏  
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易  
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



其義紀之以二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  
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  
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  
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  
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  
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  
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  
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  
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  
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  
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  
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  
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  
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族律長皆全  
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  
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  
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  
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  
引達於寅冒萌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  
昧變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



出甲於甲會軌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赫於戊  
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  
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  
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  
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  
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  
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  
八爲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  
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千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  
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  
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  
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  
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  
寸者付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  
於分付於寸隻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  
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  
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庀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  
爲升右耳爲合合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  
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  
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  
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合者黃鐘  
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斗  
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雖  
於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大舍大  
司晨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  
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  
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  
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  
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  
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  
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付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  
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圓而環之  
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



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也

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園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園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



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  
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  
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  
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  
也順以歌咏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  
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  
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圖之也今  
讀是書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量平衡  
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和之

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  
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  
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  
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歷  
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  
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  
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經漢類編卷之十一  
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濶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

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



名察法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  
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  
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  
歷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  
四方舉終以定期晦分至離弦望廼以前歷上元泰  
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  
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美  
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廼  
遷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宣君侍郎等及  
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閔  
與焉都分天部而閔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  
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  
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  
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  
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  
行更以筭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  
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  
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  
日陽歷朔皆先日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遷



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爲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

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



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  
 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  
 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  
 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  
 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郅首故春秋刺十一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  
 戌史書建亥衰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  
 而恠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  
 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  
 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

書曰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以  
 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  
 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  
 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  
 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  
 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鐘  
 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  
 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  
 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  
 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



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需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日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言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是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京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成也

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象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爲數呂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呂再扞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於終事則不諄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於

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



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  
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  
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  
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  
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  
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  
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  
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  
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  
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  
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  
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  
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  
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  
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  
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  
陰陽各一卦之微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



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  
 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  
 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  
 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  
 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  
 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  
 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觀項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  
 寅秦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

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  
 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  
 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追  
 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  
 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  
 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數與緯同同則或  
 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  
 唐玄宗時太史言麟德曆浸踈日食屢不效上命僧  
 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  
 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





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見大率去南極一十度

蒙古耶律楚材建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貞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

元行授時曆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創造儀像圭表爲器凡十有二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編參曆法酌取中



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  
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  
古而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  
其日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  
之天下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天類三

祥瑞八則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  
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





經義類編卷之十一  
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  
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  
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  
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  
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  
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  
吾是以傷焉

漢劉向辨物篇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  
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  
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中行呂行步中規折旋中  
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乎其有  
質文也幽間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  
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  
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  
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祐  
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



系漢書卷之二十七  
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  
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  
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  
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  
此謂鳳儀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於  
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  
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之得  
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  
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  
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  
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  
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雍雍喈喈  
此之謂也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  
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又得竒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  
博謀群臣終軍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  
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  
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



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  
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內  
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歸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  
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  
盛日月之光垂聖恩于勅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  
官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

矣言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  
成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  
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  
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  
者有紀焉蓋六鵠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  
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  
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埃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  
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



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  
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  
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  
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鷓鴣雀飛止丞相府  
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鴣雀者問之  
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

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竒怪也昔汲黯爲淮  
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  
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後湯誅敗主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  
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  
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  
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  
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  
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



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  
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  
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  
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  
甚慚

鮑照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于人工言古  
昔先考績于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  
昭德垂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  
聖人之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文玉畫

牛文蟻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稼興讓皆物不盈  
而美溢金石頌聲爲之而寢詩人于是不作庸非惑  
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  
之靈君圉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  
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  
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蒼福曜德  
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  
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泰  
謙無留飲畎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  
幽無怨鬼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德號



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浙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酷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西河閭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私宜薦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

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舞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掄揚于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遭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蕩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



遷俗文教也誅菑羯黠東顧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  
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  
明同贊民祗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  
哉唐哉疇與爲侶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  
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  
功躋命潤色滕策威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  
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  
之屬馳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田  
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

敏敢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刑崩石摭逸殘竹巢風寂  
寥羲埃綿邈鉅生大年瞻學淵聞鞏繡成景粉績韻  
軒徒翫并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  
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轍  
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  
地再鑄群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垌朔南暨教海比騰  
聲淪深格高浹遐洞冥冕鼎遷宋玄圭告成大明方  
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  
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  
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



倦復禮歸仁勸恒通變一物有違威言毀膳非躬簡  
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  
籍饘耐秋羊封堽春酪嬰耄薰梁鰥孤重帛體由學  
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粵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  
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焮鷲文憲精  
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鞞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  
親梓鼓凝埃烽驛垂轡銷我長兵歸爲農器閩外水  
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赭赭嶺卅渾渾泉  
黑移珠雲勉轉隼邛夔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  
老民阜財感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

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享德宿宵映海無隱  
颺山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  
作薰風蕩閨飴露流閭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  
斯偉慶芳溱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閱貺返  
年澄波缺嶽鏡流葱山泉室疑澱水府清涓俛瞰夷  
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  
昌迺溢迺竭或壅或亡絜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  
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聽密  
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  
經戶牖人術訂暮布簡絲言盈室穢有綿祀清豈崇



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  
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  
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  
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  
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唐德宗時澤川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  
祥以進賢慶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  
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肉莊  
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  
外國屢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  
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豹屬雜獺犬之類悉縱之又  
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潘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及乎

文宗時杜棕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棕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棕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棕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棕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  
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敘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  
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  
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  
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  
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  
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  
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  
奏祥瑞皆停

災異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  
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  
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  
蓋言未已而天大雨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  
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  
日而桑穀自亡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逆天時得福及之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

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周靈王時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  
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  
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  
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  
物天地比顯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  
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陔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炎燄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賜名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  
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  
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陪弊不振絕後無  
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蘇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寧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微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



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歸民而方不順時不  
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  
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  
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  
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畝  
畝由欲亂民也畝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  
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  
以做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  
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  
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

上下儀之無所比及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  
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  
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  
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  
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  
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  
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



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  
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  
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  
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  
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焚以爲凡遭水旱天  
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宣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  
曰至矣

夫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梁盛若之  
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  
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  
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  
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  
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舂搗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背水潦  
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  
左亦如之使樂遘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



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  
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  
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  
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王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  
可知也

大正電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電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天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電癘疾不降民



系河類系卷之十一  
不天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  
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  
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何國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  
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  
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  
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  
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禪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  
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  
皆來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  
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子子  
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  
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  
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三  
柝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  
使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  
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郊人勅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  
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  
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  
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  
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  
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吾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



俾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  
 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  
 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  
 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君火也又矣其君不祭乎火出  
 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其數倍天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  
 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  
 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  
 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  
 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庇女而不在死子服  
 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



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宮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  
還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濟也于是乎去表之橐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  
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

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  
群臣皆素服而弔至于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  
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庶人藏于篋櫝非  
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  
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雛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  
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  
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  
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



示勇割偃之背缺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漢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問匡衡政治得失衡上疏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憲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

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網絕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



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蕪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諱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歛多民所共者大



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  
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  
不忻忻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  
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  
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  
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莩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  
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于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京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  
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離左右  
及為太守憂懼乃拜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  
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  
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  
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為太守此  
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  
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  
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  
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今不得乘傳奏



事者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  
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  
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  
臣充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  
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  
死高感曰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  
自諱效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  
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  
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

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  
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  
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  
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  
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  
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  
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  
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  
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  
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翼奉因地震為后舅封事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悅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

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菑知只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積染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因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





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充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感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杜陵因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謹俟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貞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劾訖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



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  
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  
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  
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  
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  
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  
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  
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  
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



卒崩高岍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  
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  
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  
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  
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池一彗星三見夜常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  
石隕墜六鴟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  
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  
殺菽大雨雹雨雪靄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螽蝻  
于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敗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候其師于負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  
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  
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  
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  
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  
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  
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  
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幸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  
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

之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  
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  
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况其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  
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



爲秦秦者通而治也詩一又云雨雪麋麋見覲聿消與  
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驪尤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李孟借仕于魯李斯與叔孫  
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李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  
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  
守善爲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主不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合  
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  
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謂  
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  
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  
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



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舉賢至類相致也  
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  
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  
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  
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  
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兩  
雲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  
戒考符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  
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  
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  
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  
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  
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  
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臣聞帝舜戒伯禹毋  
若丹朱傲周王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  
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



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  
 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  
 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  
 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  
 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  
 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  
 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  
 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  
 芝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

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  
 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  
 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  
 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  
 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  
 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  
 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  
 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  
 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  
 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





紀漢書卷之七十一  
三十三  
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姦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谷未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未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未所欲言未對臣未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心納忠輔宣聖德退無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未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未幸得免于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軀後寢以屍達誠及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未幸得給  
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之心常存于  
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  
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  
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  
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  
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  
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  
壽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

物窮奢極欲湛洄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逐  
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  
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川  
崩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  
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  
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  
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  
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  
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  
值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蜂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瞻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于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管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

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未所以破膽寒心諄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媒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旣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與于百姓困而賦歛重發于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



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  
凶百姓困窮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  
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  
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  
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來百姓失業  
流散群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衆  
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災

發古者穀不登鬻膳災甚五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  
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  
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  
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  
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勅  
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  
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



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悟三難深  
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勵精致政至  
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  
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  
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  
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  
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  
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  
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

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于前不惟于  
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  
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  
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  
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  
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群惡沈湎于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  
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



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儼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爲亂阱榜筆瘖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口罪逮治正更多繫無辜竊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

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酒媒媢溷殺無別閔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兩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又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于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以鏡考已行有不合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父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

感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于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悟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志勵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



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  
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  
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  
婁省無怠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  
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  
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可  
杜欽對日蝕地震賢良策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  
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  
災然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

災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  
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  
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  
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  
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  
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成以類相應人事失  
于下變象見于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  
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  
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



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災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賈萬姓之欲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

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于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



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  
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  
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  
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于上  
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  
察天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

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羗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關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



紀濟安縣志卷之十一  
四十三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宣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毋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  
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  
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  
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  
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達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并令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  
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筆墨之思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  
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  
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  
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以大中不  
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甚則薄蝕是  
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  
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  
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

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  
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  
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  
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  
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勅躬自約  
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  
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于百姓  
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  
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言有



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于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杜鄴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為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鄆之危漢

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



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  
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  
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  
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  
軍屯寵意并于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  
爲作二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  
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  
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

流漸積猥正充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  
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  
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  
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  
柰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  
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  
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  
福祿何嫌不報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  
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



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宮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稟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畧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矣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則光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冬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蜉蝣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濬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



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築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

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宮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



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  
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  
以盪滌濁蕩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  
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  
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  
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  
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  
時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或

陰立逆惡歲小收冬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有不霜  
雹之災秋月行耕籍其月土溼臭恐後有雷雹之變  
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放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  
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  
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  
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經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  
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  
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畝澮皆川  
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  
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  
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  
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地若不順中位  
則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上則國有

咎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幽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  
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  
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  
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  
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  
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  
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  
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  
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專誅滅智者古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絕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夫國祚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雖可追也先帝

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仁以異又不通一莠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